

《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之精神分析解读

曹曦颖^{1,2}

(1.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101;2.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太阳照常升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成名作。长期以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学来观照杰克的行为,可以发现战争是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根本原因,而战争引起的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则是其自我压抑的心理根源。实际上,杰克自我压抑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战争阴霾所引起的种种焦虑。通过对杰克自我压抑的表现及原因的揭示,海明威表达了憎恨战争、抨击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

关键词: 压抑;焦虑;杰克·巴恩斯;《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80(2011)05-0079-04

《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成名作,也是“二十年代最优秀小说”(詹姆斯·托马斯·法雷尔的评价)^[1]。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Jake Barnes)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他是“在破碎处站立起来”的硬汉^[2]、“准则英雄”^[3],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他视作为“迷惘一代的象征”^[4]。这些争论从不同侧面解读了杰克这一形象,但却忽略了对他自我压抑表现的内在心理分析。因此,本文拟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学的角度出发,剖析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原因,归纳其自我压抑的表现,进而揭示海明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憎恨战争、抨击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

被誉为“20世纪思想界哥白尼”的弗洛伊德以动力学为依据,提出了“人格”这一重要精神分析批评学概念。该概念认为,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就是一个“能量系统、动态系统”,这个系统即人格。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当自我能很好地平衡三者关系时,人格便处于正常状态,人的精神就健全;当自我失去对本我和超我的控制时,人格就不正常,发展到极端,人的精神就失常^[5]。弗洛伊德进而指出,如果本我、自我、超我的能量发泄会导致焦虑的话,那么这些发泄

作用就可能遭到反能量发泄的反抗而无法进入意识,这种“凭借反能量发泄来抵消或限制能量发泄的心理机制”就是压抑。焦虑是导致压抑的心理根源,压抑的实质就是自我“在调节以外界环境压力为一方,以超我和本我为一方”的矛盾冲突中所发展起来的一种防御机制^[5]。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倍受战争阴霾摧残的杰克·巴恩斯由于神经性焦虑、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困扰,因而不得不竭尽全力发展压抑机制来改变自我对现实的了解,解除自我受到的压力。因此,战争是导致杰克自我压抑的根本原因,而战争引起的焦虑则是其自我压抑的心理根源。

焦虑在“人格的发展和人格活动作用的动力状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焦虑,即指人体内部器官受到“内部或外部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它受自主神经系统的支配。焦虑分为三类: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5]。现实性焦虑产生于“对外界危险的知觉”,是人知觉到对自己可能产生伤害的外界状态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弗洛伊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性焦虑是先天的,是人通过遗传获得对某种存在的事物或外界状态产生恐惧的倾向,但现实性焦虑也可以在后天的生活中获得^[5]。在《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反战小说里,历史记忆中战争的残忍

收稿日期:2011-07-07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0SA004)

作者简介:曹曦颖(1975-),女,四川仁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翻译。

网络出版时间:2011-7-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718.1545.001.html>

血腥让杰克对战争充满了恐惧,而他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重创了他的肌体,使他失去了性功能,也摧毁了他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价值,让他陷入精神迷茫的困境。因此,先天遗传的对血腥的本能恐惧以及后天在战场上的亲身体验使杰克对战争的危险非常敏感,因而产生了现实性焦虑。

神经性焦虑则是人对自己本能冲动的一种“担忧”。当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可能导致某种危险时,就会产生神经性焦虑^[5]。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中世纪神话中的渔王,还是弗雷泽《金枝》中内米湖畔的国王,性功能的丧失都是人类繁殖能力丧失、土地枯竭、精神荒芜的象征。因此,丧失阳具的杰克在以异性恋婚姻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父权社会中,不时被视作不合格的社会成员而遭到父权社会的精神放逐。在小说中,比尔就曾笑话杰克说:“有帮人坚持说是有些娘们在养活你”,“另外有帮人说你是个不中用的男人”。当杰克解释说自己不过是遭到一次意外事故罢了时,比尔继续嘲弄他说:“再也别提它了”,“这种事情是不好说出去的。你应该故弄玄虚,把这事搞成一个谜”^[6]。战争不仅剥夺了杰克的性能力,使他失去男性的尊严,同时也摧毁了杰克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价值,失去这些赋予生命意义的宝贵东西,杰克在战后的生活中时常面临着死的本能威胁,因而陷入了神经性焦虑的困境之中。

杰克对勃莱特的爱的本能冲动则是他产生神经性焦虑的另一原因。实际上,每一种神经性焦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本我所害怕的原始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往往正是焦虑者恐惧的东西,或是与恐惧对象相联系的东西,或者是恐惧能象征的东西^[5]。在杰克的本我中至始至终都涌动着对勃莱特的爱的原始欲望,但勃莱特却因他的性无能而一次又一次地无情拒绝了杰克的爱欲,使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杰克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痛苦绝境,日不能思、夜不能寐,一上床勃莱特就出现在眼前,整个世界也随之消失。杰克的战后生活如同做恶梦一般,梦境反复出现,虽然已经熬过,但现在又必须从头熬起^[6]。最终,杰克的爱欲演变成为他痛苦的根源、恐惧的对象,从而使他产生了神经性焦虑。另一方面,科恩等人对勃莱特的狂热追求更是加剧了杰克对爱的本能的恐惧,因为“当自我无法以其反能量发泄作用阻止本我的对象性发泄作用的冲动时”,人的恐惧感便会陡然而生^[5]。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由于勃莱特心爱的人在战争中死亡以及科恩等人的穷追不舍,她发疯似地从一个人怀抱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但是,勃莱特的糜烂放

纵丝毫也没有减弱杰克对她的爱,因此当勃莱特与一群白手、鬻发和白脸的年轻人在一起时,杰克感到非常气愤,甚至想揍倒他们中的一个。当勃莱特和米比波普勒斯伯爵一起时,杰克感到很难受,心境很坏。勃莱特与未婚夫迈克的交往也让杰克醋意大发,在车上酸溜溜地对比尔说:“迈克为他这个女朋友得意着呢”^[6]。而勃莱特与科恩的艳遇则更是让杰克感到毫无理性的、跟人过不去的忌妒,以至于他当时恨透了科恩。最终,当勃莱特与罗梅罗乘火车离开时,杰克的情绪糟透了,不得不喝很多苦艾酒来麻痹自己,因而醉得比以往哪次都厉害。正是由于杰克无法克制对勃莱特的爱的本能发泄,所以他徒增了许多神经性焦虑。

精神分析批评学中的道德性焦虑则产生于所谓“超我的良心谴责,是自我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体验”^[5]。作为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在人格中的重现,超我是充满清规戒律和类似于良心的人格层面,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的功能主要就“在于控制和引导本能”,为“自我”确立好和坏的范本^[5]。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由于勃莱特的苦苦哀求以及自己对她的爱,杰克尴尬地成为了她与罗梅罗私通的皮条纤,他也因为破坏斗牛迷的规则而产生了道德性焦虑。在斗牛迷的传统观念中,斗牛士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们笃信不疑地认为斗牛士应该与西班牙人民在一起,而不应毁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但被西班牙人视作斗牛迷的杰克却违背了这一传统规则,引荐斗牛士罗梅罗与性感漂亮的英国女人勃莱特交往,为他们的相爱牵线搭桥。这种违背西班牙斗牛迷规则的做法不仅使旅店老板蒙托亚感到非常生气,和杰克见面时脸上毫无笑意,也使得其他斗牛士对杰克冷眼相看。在超我的良心谴责下,杰克感到非常地罪恶与羞耻,心里的滋味是如此难受,以至于他自己都不认识镜子中的那个自己了,只得不停喝苦艾酒来惩罚自己。他用滴杯不加糖喝苦艾酒,使苦艾酒的味道苦极了。他也喝了太多的苦艾酒,以至于感到床在飘向前去,只得从床上坐起,盯住墙壁,好使这种感觉中止^[6]。

人都能学会在焦虑的警报响起时,做出有效的反应,“或是逃避危险,或是设法消除它,而且还具有预见危险的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危险变成创伤性经验,还可以从微弱的忧虑情绪中意识到某种信号”^[5],因此在战争阴霾下被神经性焦虑、现实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困扰的杰克也试图通过自我压抑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更多外界危险的发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经历的自我

压抑主要体现为两类:“原始压抑和真正压抑”。

原始压抑是“压抑的第一阶段,即拒绝代表本能的心理概念进入意识”^[7],它是人类长期以来因痛苦经验不断重复积累而逐渐获得的遗传性质,能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其作用就是要“防止那些从未进入过意识的本能性对象选择变成意识,它是来自遗传的先天心理屏障”^[8]。由于西方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无能观念使杰克清楚地意识到,失去性功能的他对爱的本能发泄必将给自己带来透彻肺腑的痛苦,因此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神经性焦虑,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处处设防,以阻止爱的本能进入意识。在小说伊始,当“野鸡”乔杰特依偎在他身上抬头期待他的亲吻之时,他故作漠然;当乔杰特伸手摸他、挑逗他之际,他猛地一把将她推开,气得乔杰特破口大骂他有病。在小说结尾,当他心仪的恋人勃莱特含情脉脉地靠在他身上对他说“杰克,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之时,杰克也仍然警觉地说道:“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9]。原始压抑的目的就是要“将我本我之中的一部分内容永久地封闭在无意识中”以避免焦虑^[9]。海明威笔下的杰克为了避免性无能带来的困窘,也努力地将爱的本能永久地封闭在无意识之中,因为如果他不克制自己爱的本能冲动,不阻止爱的本能进入意识,他就会因此而倍受焦虑、痛苦的煎熬。

真正压抑则是指“迫使具有危险的记忆、观念或知觉退出意识”,以筑起一道障碍,防止任何形式的本能发泄。在任何情况下,不管“被压抑的是知觉记忆还是思想观念,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否认或歪曲存在于内部或外部的对自我安全的威胁,从而消除现实性、神经性或道德性焦虑”^[9]。海明威笔下的杰克为了抵御自己受到的本能威胁,为了摆脱现实性、神经性或道德性焦虑,也沉溺在了终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企图在酗酒狂欢中麻痹自己的灵魂:他漫无目的地出入咖啡屋、酒馆、舞厅等娱乐场所肆意放纵以忘记内心的痛苦;他不停地阅读文学作品以填补时间空白;他频繁地观看斗牛以寻求精神刺激;他远赴西班牙山区钓鱼以寻求乐趣和轻松;他不再在意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所有追求。实际上,杰克这种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生活正是其真正压抑的体现,是其自我为消除本能威胁所发展的一种防御机制。但是,死的本能对象选择却通过种种间接方式,或通过无意识中的东西发生联系继续影响着杰克的生活,使得他仍然存在着对死的本能焦虑,因此杰克不得不继续通过发展真正压抑来对付那些经过乔装打扮后渗入到意识

或行为中的本我的能量发泄作用。他努力使自己“对那些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情景视而不见”,或者通过歪曲自己的所见所闻、“篡改其感官传达的信息”来避免着自我对可能导致焦虑的危险事物或与危险相关的事物的意识^[9]。因此,当科恩告诉他再过35年光景,他们都会死去、人活着终将一死时,杰克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的回答是“别瞎扯”,“我才不为这件事自寻烦恼哩”^[6]。当乔杰特为他在大战中受的伤而咒骂战争之时,杰克则找机会赶紧溜掉了。当勃莱特安慰杰克说“仿佛战争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小伙子们什么事也不懂”时,杰克敷衍地回答道“对,人人都是这样,什么事也不懂”之后,就将话题岔到了一边^[6]。而当他胡思乱想,想起自己在意大利被人当作笑柄的战线受伤并溃逃的不光彩之事时,他尽量让自己把这件事看得淡薄些,努力做到不去想它。后来,当他想起记忆中某几次战时的晚餐——备有大量的酒,置紧张于不顾,预感事件将临而又无法防止之时,为了消除对自我安全的焦虑,他喝了很多酒,在酒醉之余他感到烦恼烟消云散而有些飘飘然,人们似乎又变得可亲可爱了^[9]。

通过自我压抑,杰克千方百计地筑起一道道障碍,试图将一系列威胁自我安全的相关记忆和知觉排斥在意识之外。然而,由于神经性焦虑与道德性焦虑的根源都存在于人格的构造之中,其危险既不在外部世界,也不是某种痛苦的生理损伤或物质匮乏,而是恐惧本身,所以要应付或逃避这些焦虑是很困难的^[9]。因此,虽然杰克努力地发展着自我的压抑机制,但是从头至尾他都没能真正摆脱痛苦、焦虑的深渊。在小说结局之时他也仍然疯狂地喝了5瓶奥哈酒之后,醉态百出、茫然失措地走在了马德里的大街上。

总之,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以简略、概括的轮廓形式勾勒出杰克自我压抑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压抑正是杰克战后无可奈何的一种生存模式,更是对战争引起的各种焦虑的一种逃避。虽然在小说中海明威没有描写战场的血肉厮杀、弥漫硝烟,但是他却借刻画杰克等人的痛苦生活,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在他的笔下,战争除了给人类带来无情的杀戮与破坏,除了给人类造成肉体上的病痛、伤残与死亡之外毫无意义。战争夺走了勃莱特心爱的人的性命,扼杀了杰克的性功能,使他丧失了生命的创造力;战争这台血腥的机器也残忍地碾过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将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变成了一堆堆白骨。在它的铁蹄之下,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成为了一纸空谈。战争也摧毁了

所有幸存者心中固有的传统道德与价值,击碎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他们陷入精神的迷惘、空虚和绝望。在战争的蹂躏下,杰克及其他幸存者的传统精神大厦坍塌了,新的精神家园又不知在何方,这种脱节造成的道德观和生存定位的真空无疑使他们遭到一次精神的重创,从而陷入了焦虑与压抑的精神状态。因此,海明威笔下的战争使人类从生理到心理、从肉体到精神都经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衰败。战争摧毁了一代人,又使一代人迷惘。战争使悲惨的过去不堪回首、残酷的现实令人沮丧,又使不远的未来失去了希望,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的精神荒原。通过对战争罪恶与残酷的揭示,海明威表达了自己憎恨战争、抨击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心声,这种心声或许正是海明威这部作品隐藏于海面以下那八分之七的内容所要昭示的意蕴。

参考文献:

- [1] 董衡巽.海明威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46.
- [2] 胡铁生.是虚无,还是硬汉?——再论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形象[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17.
- [3] 苏顺强.论海明威“准则英雄”的本质[J].外国文学研究,2006,(3):124.
- [4] Walcutt, Charles C. Mans' Changing Mask: Modes and Methods of Characterization in Fic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6:310.
- [5] 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4-179.
- [6] 欧内斯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M].赵静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2-270.
- [7] 约翰·里克曼.弗洛伊德著作选[M].贺明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21.

责任编辑:陈于后

A Psychoanalysis of Jake Barnes in *The Sun Also Rises*

CAO Xi-yi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Sun Also Rises* is the break-out novel of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Hemingway. Jake Barnes, the hero of this novel, has long been the discussion focus of the academic circle. If we analyze the behaviors of J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ian psychoanalytical criticism, we are going to find that the war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ego restriction of Jake, while realistic anxiety, nervous anxiety, and moral anxiety are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his ego restriction. Indeed, the aim that Jake restricts his ego is to extricate him from the anxieties caused by the shadows of the war. By revealing the ego restriction of Jake and its reasons, Hemingway shows his just idea that he hates the war, criticizes the war, and opposes the war.

Key words: ego restriction; anxieties; Jake Barnes; *The Sun Also Rises*; Hemingway